



# 文明的代价

唐渔耕 著

Wenming de  
Daijia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http://www.xuelinpress.com)

Wenming de  
Daijia

# 文明的代价

唐渔耕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代价/唐渔耕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 11  
ISBN 978-7-5486-0963-6

I. ①文…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9794 号

## 文明的代价



作 者——唐渔耕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021-64515005  
网址: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www.ewen.co

印 刷——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20.75

字 数——31 万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963-6/I·138

定 价——4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主要人物

(以出场先后为序)

1. 孙仲光博士——“UTE”项目中方代表
2. 彼德·普兰教授——“UTE”项目美方技术总监,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3. 让·雅克·卢梭博士——“UTE”项目法方代表
4. 松本教授——“UTE”项目日方代表
5. 肯特——“UTE”项目基地老牌飞行员
6. 马克·罗伯逊——“UTE”项目负责人,创新公司董事长
7. 伯特恩·莱尔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原海军舰长
8. 艾贝尔·梅森博士——“UTE”项目首席科学家
9. 格林卡博士——“UTE”项目法方科学家
10. 木村博士——“UTE”项目日方科学家
11. 李志浩——生命科学领域杰出科学家,科华公司董事长
12. 贝蒂——李志浩之妻,彼德·普兰教授的小女儿
13. 查利——博克公司总经理
14. 希思——纳米生物工程专家,李志浩的同事
15. 珍妮——李志浩的同事
16. 吕贝克——创新公司常务董事,“J & P”组织的主要成员
17. 赵明昌——纳米生物工程专家,李志浩同学,上海科华公司总经理
18. 施海涛——内河游船公司经理,

19. 别尔曼·哈布斯堡——ABM 财团董事长,“J & P”组织负责人
20. 卡尔姆·哈布斯堡——别尔曼·哈布斯堡的义父,原 ABM 财团董事长
21. 奥利弗·奥尔尼——“J & P”组织的新成员
22. 乔伊——“J & P”成员,梦境公司业务经理
23. 汉森——“J & P”主要成员,梦境公司总经理
24. 奥伦——中央情报局局长
25. 摩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凡事可能出岔子,就一定会出岔子。

——墨菲法则

中太平洋海盆上一座孤岛瞬间消失,岛上众多生灵灰飞烟灭。一架载有国际知名的生命科学家的直升机,因找不到孤岛燃油耗尽而坠海,其中有一位中国科学家……

惊悚、悬疑、虚幻的情节,期望表达随着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本性具有的欲望和欲望的延伸、异化,对人类社会终极命运的思索。

# 第一章

1778年,英国著名航海家、探险家库克船长第三次统领船队,试图探索是否还存在太平洋(亚洲)与大西洋(欧洲)之间的西北航道或东北航道。船队航行到白令海峡遇到冰层阻挡,被迫折回时发现了夏威夷群岛。

居住在岛上已有千年历史的土著人,把船队的到来看作神的来临。崇敬、热诚的欢迎,换来的却是这块纯洁宝地上从未有过的性病、瘟疫以及不等价交换。当库克船长试图用西方文明教化这些未开化的土著人时,交往中发生了文明冲突,出了岔子。一个胆大妄为的土著人试着冒犯了他一下,结果被发现,那位肤色、穿戴不同的船长不是神,跟他们一样也是俗人。于是那个胆大妄为者杀死了他,呼唤着同伴们蜂拥而上,狼吞虎咽美餐一顿吃掉了他!

一百多年后,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到夏威夷旅游时曾这样赞叹:“爱一个女子,需要谋其面;爱一处地方,要临其境。男女之间,相逢未必相爱;但人们对夏威夷总是一见钟情……”

如今的夏威夷已经成为美国第五十州。旅游者到了那里可以放心,像吃人那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岔子,绝对不会发生。现在的夏威夷,除了那依旧在夕阳下金光耀眼的海面,全世界最细致洁白的沙滩,月光下婆娑起舞的棕榈树影以及姑娘们优美动人、伸屈自如的卡希科草裙舞外,在夏威夷的首府——欧胡岛(Oahu)上的檀香山,更能享受到现代物质文明对你紧紧的拥抱和亲吻。夏威夷是迷人的,一年四季白天气温在摄氏27~32度之间,宜人的气候,绚丽多彩的风情,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纷至沓



来。如果在旅游旺季,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架巨型客机降落,人们会像潮水般涌进这举世闻名的“旅游度假天堂”。

这一天,凌晨的一阵暴风雨把天空洗澈得晴空万里,机场不如旅游旺季那样的繁忙。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在临近中午时刻降落在了欧胡岛(Oahu)上的檀香山国际机场。渴望到此的游客,兴冲冲走下舷梯,登上了摆渡车,向机场大楼而去。

孙仲光博士随着旅客走出机舱门,炯炯有神的目光向四周扫视一下后戴上了墨镜,走下舷梯时,左臂搭着上衣,右手提着公文包。他没有登上摆渡车,装束、举止也不像来游山玩水的。

停机坪旁一位已经等候多时的彪悍汉子,一身黑色装束,黑头发,古铜色的粗犷面庞,戴着一副暴龙(BoLon)太阳镜,他那墨镜背后的目光,也能让人觉得像闪电般的犀利,令人生畏。他迅速搜索到了人群中的孙仲光博士,立即走上前轻声问候了一声,随即驾车把他送往檀香山国际机场一隅的“UTE”公司租用的基地场站停机坪。那里停放着几架直升机与赛斯纳飞机。汽车在一架机身像大海那样蓝色的豪华直升机旁停下,那是一架“UTE”公司接送贵宾的专机。孙仲光博士登上时,他的三位同事彼德·普兰教授和让·雅克·卢梭博士早已安安稳稳地坐在了宽敞、舒适的航空沙发上,松本教授喜欢坐在老牌飞行员肯特一侧的副驾驶座上,他想顺便跟他学些驾驶直升机的技巧。孙仲光博士向朋友们打过招呼后,直升机径直朝西方向的一座孤独的岛屿飞去……

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茫茫大海上飞行,天是蓝的,海是蓝的。这架漆成大海那般蓝色的直升机在海天一色、湛蓝湛蓝的中太平洋海盆上空飞行时,更显得它渺小虚无。曾多次从基地飞往那座孤岛的五人,在三个多小时的旅程中,经常会找些感兴趣的话题打发空乏的时光。孙仲光博士跟彼德·普兰教授会兴致勃勃地讨论一些学术问题;让·雅克·卢梭博士有时喜欢谈论美食与女人;那位性格开朗的老牌飞行员肯特也会讲些妙趣横生的飞行经历;松本教授则是一位热情的旁听者。原本单调乏味的海上飞行,每每在他们的谈笑中不知不觉到了目的地。

然而,今天的情况有些异常。老牌飞行员肯特询问坐在一旁的松本

教授,是否都佩戴着全球定位功能(GPS)的腕表,请他跟后面三位核对一下飞机所处的经纬度。直升机上装有性能优良的GPS/INS导航系统,自己也佩戴着航空GPS腕表,如今却在该海域上空盘旋,询问乘客腕表上显示的经纬度!

机上的四位,听到老牌飞行员询问经纬度坐标,这才发觉,按航程计算,早该到达目的地。他们急忙向舷窗外极目张望,看到的仍是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浩瀚无边的大海。

“到了吧?已经飞了多少小时啦?”让·雅克·卢梭博士询问坐在左边的彼德·普兰教授。彼德·普兰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生命科学领域里的学术权威,“UTE”公司的美方技术总监。他凝视着腕表上的经纬度数据,心里直嘀咕,岛屿应该在下方啊!

直升机在中太平洋海盆上空不断盘旋,肯特只能根据GPS/INS导航系统在指定海域上空寻找孤岛。它像只离群的饥困交加的海鸟,在茫茫大海中寻找可供落脚栖息的地方。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松本教授很着急,他看到肯特在反复检查飞行仪表、核对航空图,最要命的是他看到了发动机仪表盘上的黄色警告灯闪亮,油量表指针指在红色区域里。学习过飞机驾驶的松本教授知道,燃油即将告罄。需要降落在目的地后加注返航燃油的直升机,如今“前不着店,后不靠村”地悬在太平洋上空,等着他们的命运是葬身大海喂鲨鱼!

“快跟岛上联系啊!”彼德·普兰教授也着急起来。

“早就联系啦!联系不上。”其实肯特早知道情况不妙。今天海域上空的能见度很高,按理岛屿早该出现在他的视野内,可目视飞向岛屿。他东张西望在上空盘旋,除了跟往常一样时隐时现的一些礁石外,那座孤岛如泥牛入海没了踪影。他再三检查各项飞行仪表,确信GPS/INS导航系统没有故障。一切数据,包括腕表上的数据,都正确无误地告诉他直升机正处在该岛屿上空。他感到困惑不解。然而,肯特处惊不乱、沉着应对的良好心理素质,使他镇定了下来。在他的飞行生涯中,曾多次从逆境中死里逃生、逢凶化吉。他坚信导航系统正常,操作驾驶无误,肯定在别的什么地方出了岔子,那么岔子又出在哪儿呢?难道大海能把岛屿和岛屿上的人一起吞噬了下去?他那超强的注意力分配能力,在操纵直升机、搜索

目标的同时闪电般地思索,排除一个又一个可能的差错……

两年多来,他已从檀香山“UTE”公司的基地到这座孤岛往返飞行了不知多少趟。昨天他得到了“UTE”公司总部下达的执行任务的指令。今天一早起床,然后与妻子露茜共进早餐后吻别她时,习惯地在家门口转身对爱妻说:“亲爱的,等我回来!”接着就是一个响亮的飞吻。他驱车直奔机场“UTE”公司的基地场站,帮着机械师把飞行前的准备工作一应完成,登机后按照飞行手册详细检查了驾驶舱内的全部仪表设备,尤其是导航设备。他知道,在他执行海上飞行任务的航线上,没有任何地面参照物,导航系统是唯一的可靠的依据。他的优异的安全飞行记录,就是从日积月累、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中取得的。如今却出人意料地找不到岛屿!

之后,他向檀香山“UTE”公司基地报告了目前的困境,想求得他们的帮助。这也许就叫病急乱投医吧!那帮人忙碌了一阵子,提供的建议是,“飞行仪表故障,检查飞行仪表,排除故障……”使这位在第七舰队和希卡姆空军基地服役过、具有众多机型驾驶执照、在飞机制造公司历任过试飞员和广告飞行员、已有两万多小时安全飞行纪录的老牌飞行员立刻火冒三丈,在对讲机上说话时粗话连篇,“……我的飞行仪表出了故障,难道说,这里的人佩戴的GPS腕表都出了故障!狗娘养的,别说废话,快告诉我,岛屿在哪里?岛屿在哪里!”听到基地的回话,他像受到了羞辱一般,又气又急、大喊大叫起来。其实他是在发泄心中的困惑与愤怒,因为与此同时,油量表上的指针已经指在了零的位置。他也知道,就发生在他眼皮子底下的咄咄怪事,怎能让千里之外的人来帮他呢?何况,他求助的那帮人,对飞行知识一窍不通!

肯特的嘴巴在骂骂咧咧,直升机却凭着他高超技能做着特技动作,这样可以使燃油箱里的“死油”暂且维持一段飞行时间。

“打开舱门往下跳!!救生衣在座椅底下。”肯特挺仗义,一面艰难地操纵着不断下坠的直升机、做着右侧盘旋飞行、发出“SOS”求救信号;一面催促他们跳海自救。

松本教授第一个跳下海,接着坐在后座的让·雅克·卢梭博士、彼德·普兰教授先后跳了下去。

孙仲光博士听到肯特的第一声嚷嚷，已警觉到情况不妙。他跟在座的人已多次往返于檀香山国际机场和那孤岛之间，觉得孤岛就该在下方。然而就在那刻不容缓不得不纵身一跳、生命也许要画上句号的时候，脑海里条件反射浮现的，却是昨晚启程前与妻子在北京中国大饭店的海鲜晚餐印象，此刻却要下海喂“海鲜”，与妻子永别！

他跟着彼德·普兰教授纵身跳入海里，被劈头盖脸的海水一激，海鲜晚餐印象立即消失。他靠着救生衣的浮力，浮出水面后喘着粗气，脑海里一片混沌……随后他看到肯特跟着跳下了海，挥动着手臂使劲呼喊，要大家靠拢，训练有素地用绳索把五个人的救生衣拴在了一起，然后向天空发射了烟雾信号弹，又掏出一瓶药水，洒向了大海……

“UTE”公司驻檀香山基地的一帮子人，在办公室里急得团团转。他们负责护送赴孤岛的四位很有身份的人，在海上出了事故。从麦克风中传来“……狗娘养的，别说废话……岛屿在哪里？……”的呼喊叫骂声，使办公室里的人汗毛竖立，脊背骨发冷。那位要在客户面前表演，能把直升机玩得在空中不断翻滚，把它的性能展示得淋漓尽致的广告飞行员不知道的事，这些非专业的文职人员怎能晓得。基地的那帮人对性格豪爽、待人诚恳的肯特先生的飞行技能素来十分钦佩。他们认为，如果处在过去的战争年代，他肯定能获得“王牌飞行员”或“双料王牌飞行员”的荣誉称号。他们在一次节日聚会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一致“册封”他为基地的“老牌飞行员”称号，以示尊敬。想不到今天遇到了麻烦，他的求助与叫骂声，使他们顿时感到爱莫能助、神情沮丧。其实在“UTE”公司驻檀香山基地工作的人员，只知道“UTE”公司是家联合技术开发公司，至于开发什么技术，为什么要把它建在远离基地的孤岛上等等，他们一概不知。所谓“UTE”公司驻檀香山基地，实际上只是公司往那孤岛上转运物资、接送人员的一个基地。他们不知道那座孤岛的确切位置，不知道居住在那孤岛上的的是些什么人，往返接送的又是些什么人；只知道“UTE”公司总部在旧金山，具体资讯除了负责人知道外，其他人一概不知。基地的这些人为了得到这份年薪丰厚的工作，跟公司签订了条件苛刻的保密协定。遇到了这样意想不到的事，就手足无措，他们有些担忧，不知道这事故跟自己

有什么关系，公司总部会怎样对待这事故。这帮子人目前能做的，就是让负责人迅速向旧金山总部如实报告。

“什么？……找不到岛屿！……岛屿消失了！……联系不上！……直升机坠海！……他们……”

总部负责人马克·罗伯逊先生是位曾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任职的将军，离任后在国防部高技术研究计划局工作，退役后回到了他家族控股的创新公司任董事，两年前负责组建了总部设在旧金山的“UTE”公司。前天，孤岛上的首席科学家艾贝尔·梅森博士还来了电话，向他通报了“UTE”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好消息。他正在为这两两年来的巨额付出有了收获而兴奋不已时，今天机要秘书却向他报告了檀香山基地传来的坏消息说，“……孤岛消失了……邀请赴岛巡察的四位专家坠海！……”

他需要核实机要秘书报告的坏消息，拿起加密电话跟岛屿上艾贝尔·梅森博士通话。使他吃惊的是，果然音信全无！这位肩上扛过两颗星星的退役将军按捺不住了，开始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思索这件怪异的事情。他不得不向他的朋友，驻防珍珠港的太平洋司令部拉夫尔将军打招呼，希望他能提供帮助。

马克·罗伯逊先生的一生，包括他的军旅生涯，经历过许多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然而，综观发生过的任何意外事件，一般来讲，事前都有征候，事后都有个合理的解释。他对下属提供的这些坏消息心存疑惑，他的逻辑思维习惯，要首先找到发生在眼前的咄咄怪事的事前征候。他唤来了机要秘书，要用他的军方背景与人脉，命他向珍珠港太平洋司令部、联邦海事委员会、联邦地震局、联邦测绘局等几乎所有的部门，调查、了解孤岛周围的海况以及有无非法闯入者等情况，寻找岛屿消失的原因；接着唤来了项目安全官亨利·穆勒，向他交代一些情况后，要他尽快提供评估报告。他望着他们接受任务转身离开办公室后，按下了一个红色按钮，输入密码，跟一位身在华盛顿，握有实权的大人物通了电话……

机要秘书忙碌了一阵后走进了罗伯逊先生的办公室。

“将军——”机要秘书还是这样称呼他的上司，“——这些部门没有

发现非法闯入者,这段时期周围海域的海况正常,不存在有殃及岛屿消失的事情发生……”

罗伯逊听了机要秘书的汇报,更加疑惑不解,他不相信一座岛屿会突然消失,一定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了岔子。在发生事故海域岛链周围的一切,都在美国政府、包括他刚才联络过的几个情报机构的严密监控之下,国防情报机构在那个海域,敷设了最先进的传感器。此刻他耿耿于怀的是,这么大的意外事故在他的掌控之下发生,事前没有一丝征候,事后找不到原因,情报部门对此一无所知,这不合乎逻辑!他独自在办公室里寻思着这件怪事,喃喃自语,“终于出了岔子……岔子出在哪儿呢?……难道……”

被莫名其妙扔在了太平洋里的五人,面临着生死考验。幸亏在经验丰富的老牌飞行员带引下,坚持跟起伏不休的海浪搏斗,他洒向海面的药水,把一大片海水染成橘黄色,驱赶了鲨鱼对他们的攻击。五人的救生衣被绳索拴在了一起,未能使他们增添一丝安全感,在波涛的冲击下,彼此间反而相互掣肘,唯一的好处是不致被波涛冲散,便于救援。肯特知道,跟他一起的四位先生,没有像他那样有过在浪涛中生死搏斗的历练,凭着救生衣和人的求生本能是坚持不了多久的,除非基地能及时营救或出现奇迹。

“UTE”公司是由美、中、法、日等四方合资组建的一家联合技术开发公司。当初合作方在选址时,多数建议在夏威夷辖区内选择一座岛屿作为该项目的实验中心,为了远离中太平洋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地震多发区域,把实验中心建在了北纬27度附近的那座孤岛上。那座岛屿及其附近的海域是在美国第七舰队负责警戒的范围内,比较安全。这个建议立即被马克·罗伯逊先生接受,也更有利于今后的工作和实现他的目标。公司成立后,通过他向军方的游说,把它划为禁区。如今得到基地的报告,岛屿消失了、蒸发了!跟岛屿上的人失去了联络!机要秘书却告诉他,这段时期该海域的海况正常,根本不存在有殃及岛屿沉没的事情发生。那么直升机找不到岛屿,专家们坠海又怎么解释,难道深得他信赖的

肯特也会迷航！为什么跟艾贝尔·梅森通话又音讯全无！

美国的飞机、船舰在大西洋百慕大三角和日本龙三角曾多次遇到过神秘失踪的怪事，历史上也曾有过岛屿一夜之间消失的报导。人们一时无法解释这些飞机和船舰失踪、岛屿消失的原因。有人就对这类怪事提出了包括超自然力的种种解释，把百慕大三角和日本龙三角称为魔鬼三角。据说地球上还有不少黑暗地带。譬如至今还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在北纬 30 度线上，有百慕大三角、日本本州岛西部的龙三角、夏威夷到美国大陆之间海域、地中海及葡萄牙海岸、阿富汗等五个异常区，也有人把它们称为北纬 30 度死亡线；加上南半球的五个异常区，等距离分布于地球上，并把地球分割成 20 多个等边三角形。人们把这些排列整齐、分布均匀，给人类带来不少灾难的三角区，统称为死亡涡漩区。可是日本龙三角的中心位置在东经 142 度、北纬 25 度，基地报告突然消失的岛屿位置在西经 178°21'、北纬 27°19'，离东经 142 度相距甚远，不过离北纬 30 度的死亡线较近，难道……

马克·罗伯逊——这位曾扛过两颗星星的将军——从来不信那些虚幻的超自然力的无稽之谈。他曾亲自驾驶和指挥过太平洋舰队的飞机、战舰，在那些被认为是“死亡涡漩区”里纵横驰骋过。他笃信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力。然而面对发生在他眼皮子底下的这桩怪事，却使这位见多识广的将军感到如堕烟海。难道说当初选址错了！什么原因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魔鬼都勾引到了这里，竟然吞噬了岛屿？！

一声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他思考，安全官及时呈上了一份评估报告。他迅速浏览报告内容，“……恐怖分子可能在肯特先生的直升机上动了手脚，使机上的导航系统产生偏差，导致迷航坠机事故；……恐怖分子把岛屿上的人劫持为人质，导致联络信号中断；恐怖分子的目的是……”

“岛屿四周都在我们严密监控之下。太平洋司令部、联邦海事委员会这些部门都没有发现非法闯入者，恐怖分子怎能劫持岛上的人？”罗伯逊对此提出疑问。

“越是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故，越有可能发生，将军阁下。”安全官亨利·穆勒礼貌地接着说，“太平洋那么大，他们能监控得了几个深夜潜入的武装恐怖分子？再说，孤岛上的这些人毫无戒备！”

“唔……意外事故……意外……出了岔子……”罗伯逊揣摩这意外的岔子时，并不相信他们遇到了像日本魔鬼龙三角那样的意外岔子。他对安全官的评估报告认为符合逻辑，这是目前唯一能合理解释岛屿突然失踪、直升机坠海的原因。恐怖分子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岛屿上的任何东西，包括科研人员、资料、样本、器材等等，一旦落入了恐怖分子手中，那些极端组织的邪恶念头就会变本加厉，就会威胁、要挟文明社会，把文明世界拖向灾难的深渊，后果不堪设想。马克·罗伯逊一想到这里就心惊肉跳。他往下阅读评估报告的建议部分：“……因此我们建议：……立即搜救失踪人员；围堵岛屿，必要时摧毁岛屿；搜捕和追杀可能已经逃离岛屿的恐怖分子……”

“跟肯特和彼德·普兰教授联络上了没有？”罗伯逊问亨利·穆勒。

“现在还没有。我已经跟太平洋司令部取得了联系，他们可以出动巡逻机搜救失踪人员。”

“不！你立刻命令基地，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出动搜救！”

“是。”

“噢，向华盛顿的那位打个招呼。”亨利·穆勒刚要转身离开时罗伯逊补充说。

“是。”

负责项目安全的亨利·穆勒回到办公室，向华盛顿的那位大人物汇报，得到了他们的指示后，就向檀香山基地的格莱特飞行员传达了指令，要他立即驾机赶赴事故现场察看，搜救失踪人员……

五个不幸的男人跟海浪搏斗得精疲力竭不得不听天由命时，一架飞机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头顶上空。老牌飞行员抬头一看，是一架基地的赛斯纳飞机。他们不顾海水的呛喷，挥动着双手拼命向那架飞机呼喊。

飞机降低了高度，在他们头顶上空盘旋两圈后扔下了一只救生充气筏。



岛屿突然消失,这种怪事使他们还来不及探究缘由,就被迫在迷惑、困厄中跳海自救,凉飕飕、苦涩涩的海水增添了面临死亡的恐惧。在这生死攸关命悬一线的当口,即使是扔下一根稻草,人的求生本能也会伸手去抓。现在飞机上扔下了充气救生筏,无疑如同在茫茫大海中从天降下了一座苦苦寻找的“岛屿”。他们使出了吃奶力气拼命往“岛屿”游去,艰难地爬了上去。

脱离了苦海,回眸在波涛滚滚的大海中惊心动魄的拼搏,毛骨悚然。稍一歇息,已经喝了不少海水的五人,此刻口燥唇干、饥肠辘辘。他们在老牌飞行员指点下,在救生筏上找到了淡水与食品。

“喔唷……想不到……真要命……”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狼狈不堪的让·雅克·卢梭博士跳海时手臂受了些伤,他喝了几口矿泉水后坐在了救生筏上喊叫,“我的信息机呢!……信息机……”他想跟家里联系,报告目前的处境,搜摸遍全身的口袋后,托着两颊,一副无奈的样子。

“我的也丢失啦!”松本教授坐在救生筏上,一脸苦愁,他的上衣早已不知去向。

……

“先生们,没事啦!他们会帮我们摆脱困境的,现在需要的是镇静与等待。”肯特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救生筏的“筏长”,鼓励大家坚持下去,共度难关。

然而,“筏长”的话音刚落,四个人惊魂未定,躺在救生筏上想休息一下的让·雅克·卢梭博士又喊叫起来,其他的人也跟着喊叫。这艘救生充气筏的一侧在泄气,不断地泄气……不断地倾斜……,五个人顿时手忙脚乱、慌作一团,老牌飞行员很快找到了充气筏一侧的小漏洞,堵塞漏洞的努力没能维持多久,那只能是过了保存期的救生充气筏已倾覆成了一堆废物,他们再次跌落大海,身临绝境……

马克·罗伯逊先生面临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亨利·穆勒下达指令后能否搜救到迷航失踪人员?是围堵还是摧毁?围堵岛屿,救援被劫持人质的可能性极小,恐怖分子在身处孤岛没有退路的绝境中,定会选择与人质同归于尽。何况兴师动众,到千里之外去围堵岛屿,就有可能把整个